烙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烙印

臧克家著

開明文學新刊

烙　印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每冊定價國幣八角

著作者　臧克家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序

克家催我給他的詩集作序，整催了一年。他是有理由的。便拿「生活」一詩講，據許多朋友說，並不算克家的好詩，但我卻始終極重視它，而克家自己也是這樣的。我們這意見的符合，可以證實，由克家自己看來，我是最能懂他的詩了。我現在不妨明說，「生活」確乎不是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卻有令人不敢褻視的價值，而這價值也便是這全部詩集的價值。

克家在「生活」裏說：

這可不是混着好玩，這是生活。

這不啻給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案語，因爲克家的詩正是這樣——不是「混着好玩」，而是「生活」。其實祇要你帶着笑臉，存點好玩的意思來寫詩，不愁沒有人給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尋常所謂好詩，不是最難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義的，在生活上有意義的詩，卻大不同。克家的詩，沒有一首不具有一種極頂眞的生活的意義。沒有克家的經驗，便不知道生活的嚴重。

一萬枝暗箭埋伏在你周邊，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裏一回的不檢點，
這眞不是好玩的。然而他偏要
嚼着苦汁營生，
像一條喫巴豆的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他咬緊牙關和磨難苦鬪，他還說，

同時你又怕克服了它，

來一陣失卻對手的空虛。

這樣生活的態度不夠寶貴的嗎？如果爲保留這一點，而忽略了一首詩的外形的完美，誰又能說是不合算？克家的較壞的詩既具有這種不可藐視的實質，他的好詩，不用講，更不是尋常的好詩所能比擬的了。

所謂有意義的詩，當前不是沒有。但是，沒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營生」的經驗，和他對這種經驗的了解，單是嚷嚷着替別人的痛苦不平，或慫恿別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種「熱氣」，一種浪漫的姿勢，一種英雄氣概的表演，若更往壞處推測，便不免有傷

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義的詩，雖是「難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販魚郎」，「老馬」，「當爐女」，「洋車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麼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沒有「烙印」和「生活」一類的作品作基礎，前面那些詩的意義便單薄了，甚至虛僞了。人們對於一件事，往往有追問它的動機的習慣，（他們也實在有這權利）對於詩，也是這樣。當我們對於一首詩的動機（意識或潛意識的）發生疑問的時候，我很擔心那首詩還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讀克家的詩，這種疑問永不會發生，爲的是有「烙印」和「生活」一類的詩給我們擔保了。我再從歷史中舉一個例。作「新樂府」的白居易，雖嚷嚷得很響，但究竟還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閒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 energy）的一種舒洩，所以他的嚷嚷實際祇

等於貓兒哭耗子。孟郊並沒有作過成套的「新樂府」，他如果哭，還是爲他自身的窮愁而哭的次數多，然而他的態度，沈着而有鋒稜，卻最合於一個偉大的理想的條件。除了時代背境所產生的必然的差別不算，我拿孟郊來比克家，再適當不過了。

談到孟郊，我於是想起所謂好詩的問題。（這一層是我要對另一種人講的！）孟郊的詩，自從蘇軾以來，是不曾被人眞誠的認爲上品好詩的。站在蘇軾的立場上看孟郊，當然不順眼。所以蘇軾詆毀孟郊的詩。我並不怪他。我祇怪他爲什麼不索性野蠻一點，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詩，他自己的纔是。因爲這樣，問題倒簡單了。既然他們是站在對立而且不兩立的地位，那麼，蘇軾可以拿他的標準抹殺孟郊，我們何嘗不可以拿孟郊的標準否認蘇軾呢？即令蘇軾和蘇軾的傳統有優

先權佔用「詩」字，好了，讓蘇軾去他的，帶着他的詩去！我們不要詩了。我們祇要生活，生活磨出來的力，像孟郊所給我們的。是「空螯」也好，是「舐吻澀齒」或「如嚼木瓜，齒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們還是要喫，因爲那才可以磨鍊我們的力。

那怕是毒藥，我們更該喫，祇要它能增加我們的抵抗力。至於蘇軾的丰姿，蘇軾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話，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早晚詩也會

捫一下臉，來一個奇怪的變！

一千餘年前孟郊已經給詩人們留下了預言。

克家如果跟着孟郊的指示走去，準沒有錯。縱然像孟郊似的，沒有成羣的人給叫好，那又有什麼關係？反正詩人不靠市價做詩。克家

千萬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聞一多謹識。

目錄

難民……一
憂患……四
希望……六
生活……一〇
烙印……一四
天火……一六
失眠……一九
像粒砂……二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變……二三
不久有那麼一天……二五
萬國公墓……二八
都市的夜……三一
老馬……三四
老頭兒……三六
老哥哥……三九
炭鬼……四三
神女……四七
當爐女……五〇
洋車夫……五二

販魚郎……五四
漁翁……五六
歇午工……五九
到都市去……六二
號聲……六七
逃荒……七一
都市的夜……七五
再版後志……八〇

難民

日頭墮到鳥巢裏，
黃昏還沒溶盡歸鴉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無歸宿的薄暮，
把這羣人度到這座古鎭上。
沈重的影子，札根在大街兩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樣，
靜靜的，孤寂的，支撐着一個大的淒涼。
滿染征塵的古怪的服裝，

告訴了他們的來歷。

一張一張兜着陰影的臉皮，

說盡了他們的情況。

螺絲的炊煙牽動着一串親熱的眼光，

在這羣人心上抽出了一個不忍的想像；

「這時，黃昏正徘徊在古樹梢頭，

從無煙火的屋頂慢慢的漲大到無邊，

接着，陰森的淒涼吞了可憐的故鄉。」

鐵力的疲倦，連人和想像一齊推入了朦朧，

但是，更猛烈的饑餓立刻又把他們牽回了異鄉。

像一個天神從夢裏落到這羣人身旁，

一隻灰色的影子，手裏亮出一支長槍，
一個小聲，在他們耳中開出天大的響：
「年頭不對，不敢留生人在鎮上。」
「唉！人到那裏災荒到那裏！」
一陣歎息，黃昏更加了蒼茫。
一步一步，這羣人走下了大街，
走開了這異鄉，
小孩子的哭聲亂了大人的心腸，
鐵門的響聲截斷了最後一人的腳步，
這時，黑夜爬過了古鎮的圍牆。

二，一九三二，古瑯琊。

憂患

應當感謝我們的仇敵。
他可憐你的靈魂快銹成了泥，
用砲火叫醒你，
衝鋒號鼓舞你，
把刺刀穿進你的胸，
叫你紅血絞着心痛，你死了，
心裏含着一個清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